

## S2\_

一處老舊的九層電梯公寓。電梯口有兩座電梯，左邊這座正從五樓下降。四樓。三樓。二樓。一樓。電梯前是一排長長的走廊，走廊左右延伸出去，是不同人家。

電梯斜前方的地板掉了兩百塊。

婦人的聲音先傳來（演員可在整景中自由切換國語、臺語）。她穿洗到非常舊，有破洞的T恤、短褲、跟紅白拖，背著一個米色的舊布袋。婦人上。

婦人：十年沒聯絡你我有死嗎？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如果沒有你會死，我能等這個時候才打電話嗎？兩個禮拜後就餓死在路邊了啦。我還打給你咧，還要等十年再來受這個罪，神經病！

我打給你幹嘛？因為你是我兒子啦，我打給自己兒子還要你管，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一個人會關心他自己兒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你有什麼毛病？

婦人瞄到地上的兩百塊，她本來已經走過頭了，又倒退回去，蹲下來把兩百塊撿起。嘴巴裡的話一直沒有停過，同時左右張望著。

婦人：這種不用腦袋想就知道的事，什麼什麼，什麼我又要來跟你索命、又要來跟你要錢，開口就沒好話，你以為我不會罵？你以為我真的不會罵？我這個媽媽真的沒有尊嚴？整天臭不要臉、臭婊子掛在嘴邊，我是誰，我是你媽欸！你才王八蛋啦，神經病！

我跟你講——

婦人確定四下無人，把兩張鈔票偷偷塞進口袋。

婦人：我該講的話我會講完，你要怎樣是你家的事。我本來打這通電話不是想吵架欸，我是想告訴你，你媽過得很好，不需要像以前以一樣，像狗、像寄生蟲每個月拿你的錢。她已經好了。

婦人按左邊電梯。

婦人：她現在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自給自足。你知道她自給自足到什麼地步？她閒到可以打這通電話給你啦！閒到可以找這種麻煩，用熱臉貼你那顆冷屁股。

然後她得到什麼？你不知道的話我告訴你。臭不要臉跟臭婊子！怎麼樣，這麼會罵這幾年怎麼沒有學一些新的詞？你沒有想到我會打給你對不對，你以為你媽真的已經死了對不對？

什麼都只會往負面想。我真是神經病，十年沒講話，活得好好的為什麼打給你。

叮。

電梯抵達。

婦人：我跟你說，我要進電梯了。不用你什麼都不用講，我跟你說，有種我們再也不要聯絡。操。不是只有你會罵啦。你給我聽好，操！再見！

婦人掛電話。

婦人：（喃喃自語）神經病。

婦人進電梯。電梯關門。

電梯運作聲傳來。

一聲巨響，電梯嘎然而止。

婦人拍電梯門。

婦人：是怎樣啦。

她一邊拍打電梯門，一邊想找監視錄影器，但沒找到。

她找到疑似緊急求救鈴的按鈕，歇斯底里地按它。

婦人：沒有聲音。喂？喂？有聲音嗎？有人有聽到嗎？喂。

婦人尋找有沒有其他逃出去的方法，但她束手無策。

婦人：（大喊）救——命——啊——

（半晌）

（大喊）救——命——啊——

沈默。

婦人想打電話，但是打不通。

婦人：操。他媽的。

沈默。

婦人：好啊，都不要聯絡我，真的不要聯絡我。我不希罕。反正聯絡了也是叫你媽臭不要臉跟臭婊子。幹。

沈默。

婦人又試著打電話，但還是打不通。

婦人：為什麼就是這個時候不通呢。

沈默。

婦人快速按緊急求救鈴。

婦人：這什麼求救鈴啊，爛死了。

婦人著急，隔壁電梯運作聲傳來。

婦人拍打電梯門。

蹦蹦蹦蹦。

婦人：（大喊）隔壁的。

蹦蹦蹦蹦。

婦人：（大喊）隔壁的。

沈默。

婦人改拍打正面的電梯門。

蹦蹦蹦蹦。

婦人：（大喊）外面的！

隔壁的電梯聲遠去，婦人放棄拍打。

婦人：（大喊）我被困住了！

長長的沈默。

婦人開始滑手機。

婦人：沒有收訊，操。

婦人把手機關起來。她看見天花板上的監視錄影器。

婦人：哈囉？（比手畫腳）我。在。電梯裡面。被。困。住。了。

沈默。

婦人：我在想什麼，最好會有屁用，他媽的，破社區。爛警衛。根本就不會看監視器，都馬在滑手機，以為我不知道。（她又瞪了一眼監視錄影器）根本連有沒有在運作都不知道。

婦人在電梯離來回踱步。她大力地跳了一下，整座電梯開始晃動，她有點嚇到自己，故作鎮定地停止動作。

婦人：幹你娘咧。

沈默。

婦人：啊我現在要怎麼辦？

婦人又瞪了一眼監視錄影器。她看著監視錄影器，開始做開合跳。

婦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婦人做了二十個開合跳，她氣喘吁吁，休息了一下，然後又做了二十個開合跳。

婦人：累死我了。這樣到底是看到了沒？可以快點看到嗎？

她從包包裡拿出菸和打火機，開始抽起來，一邊喃喃自語。

婦人：都是你害的。要不是要去看你，我哪會被困在這種地方？你在天之靈如果有一點良心快點幫幫忙，把門打開啦，不然菸跟酒就沒辦法拿去給你了啦。

沈默。

婦人：我算是對你不錯吧？雖然你兒子現在恨我恨得要死，但那也不能怪我，要說的話，我會覺得啦，你也要負一半的責任。哪有人就這樣走掉的。（停頓）肝癌，肝癌了不起。

電梯裡無法散去的菸繚繞在空氣裡，開始嗆到婦人。

婦人：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幹……

婦人粗暴地按了好幾下緊急求救鈴，但沒有回應。她把僅存的一小段菸熄在緊急求救鈴上面，狠狠轉了好幾下。

婦人：爛東西。爛貨。（停頓）

蚊子的嗡嗡聲。

婦人：三小。幹，老娘打死你。

啪。

啪。

啪。

蚊子的嗡嗡聲消失，婦人沒有打到蚊子。

沈默。

婦人：我也可以得癌症，鼻咽癌，我跟你講，比你更痛苦，還有什麼，這菸盒上面有寫，印得越來越誇張了，喉癌，我還可以得喉癌，要比慘是不是，我不會輸你，因為你已經玩不下去了，你退出，你逃跑，還留我在這裡，你等著吧，有一天我要你跟我道歉。

（停頓）

你要為我的人生負責。

（停頓）

這是你自己講過的。

（長停頓）

你自己講過的，你不可以忘記。

婦人抓抓癢。

婦人：靠杯喔，被叮了啦，幹你娘衝三小，爛蚊子。

婦人找蚊子，但找不到。

婦人：給我出來喔。快點喔。（停頓）不要躲了啦，算什麼咖小。

沈默，婦人持續找蚊子。

婦人：廢物。

婦人放棄找蚊子。

沈默。

婦人：我跟你那爛兒子已經沒有關係了，我沒有在開玩笑，尤其是他剛剛跟我講了那通狗屁電話後，這件事沒有討論空間了。就這樣。Over。哪有做人家小孩十年沒有跟媽媽連絡，欸，老娘好不容易打一通電話給他，我欸，我誰？我陳美香混假的是不是，我拉下臉自己打電話給他，結果換到了什麼？屁，都是屁。我跟你講。操你媽的。你如果看在眼裡，最好讓他走在路上被車撞死。從小不念書，長大罵他媽臭婊子。這種兒子沒有最好，去死吧。

長長的沈默。

婦人：他不爽我，他有什麼好不爽我？他努力他的，我也努力我的啊，有差嗎？我不是沒有努力過欸。你過世以後，我有去參加那個教會欸，還有那個天地會欸，什麼禪修班，什麼鬼我都去過了，沒有用！都沒有用，他們沒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只會叫我，放下放下，啊不然就是追求一些什麼境界。他們不懂，我後來知道我真正要的東西是什麼了。我就是要你活起來，就這麼簡單，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幫我，有人還開始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我，他們排擠我。我都看在眼裡。我雖然吼做人就是很直，但不代表我不會看一些小細節。

(停頓)

所以我後來就不去了。

蚊子的嗡嗡聲。

婦人注意到。

蚊子的嗡嗡聲消失。

婦人：好癢（婦人抓癢）。

(短停頓)

那你要我一個人在家怎麼辦。煩都煩死了。喝酒啊，就喝酒，每天喝，喝到整個人走路晃來晃去，躺在床上也覺得整個床、整個房間、整個房子都晃來晃去，然後爬去馬桶旁邊吐，爬不到就吐在床上、吐在地上，那樣我就爽了。好爽你懂嗎。因為我吐的時候我看不到你的臉。媽的。我找到見我可以專心做的事情，那就是吐！吐吐吐！

(短停頓)

怎麼又被叮一包啦！幹你娘咧！

婦人用力抓癢。

沈默。

婦人：把我趕出去，他怎麼敢。我是他媽。

沈默。

婦人：操雞掰。

沈默。

婦人：好餓。

婦人從布袋裡拿出一顆蘋果。

婦人：這本來是要給你的，現在是我的了。

婦人開始大口吃蘋果，發出清脆的、吸吮果汁的聲音。

婦人：我每個月初一十五都去看你，現在吃你一顆蘋果。

婦人把蘋果吃完，果核隨便丟在電梯角落，把手在嘴巴裡吸了吸，又在衣服上抹了抹。

婦人坐在地板上，若有所思。

她瞪了一眼監視錄影器，半晌，起身，又開始瞪著那顆針孔做開合跳。二十下一組，做了兩組。她拿出手機按了幾下。

婦人：爛手機。爛電梯。

長沈默。

婦人：本來都馬好好的。

婦人拿出菸和打火機，又點了一根抽起來，打火機和菸盒隨意扔在電梯地板上。

婦人：二十二歲那時候嫁給你，那時候我多開心。

（停頓）

他馬的，要是知道，老娘就不幹了。

（沈默）

你是很寵我。你跟我說我是公主，幹，老娘這輩子沒被人當過公主啦，就你第一個啦，我沒被騙過，所以被你騙，練三小肖話，要是重來一次，我絕對不會被你騙。（停頓）公主。公主。（停頓）還說什麼要跟我生一堆小孩，神經病，生一個就養不起了啦，還生一堆，生那麼爛，爛兒子，養狗還比他好。生小孩有什麼屁用。

（停頓）

我都沒跟你算帳。

（停頓）

我對你這麼好。

(停頓)

有人才四十歲就拋棄公主的嗎。有這種王子嗎？

(停頓)

你兒子，你就是沒有把他教好。你走了連他都不體諒我那誰要體諒我。我就是很難過。啊他看在眼裡，結果他怎麼辦，他恨我，他討厭我。

長沈默。  
婦人抓癢。

婦人：我跟你講，其實我也恨你。

(停頓)

你沒有把他教好，你沒有告訴他，我是公主。

(停頓)

那也無所謂。那至少要把我當媽吧。結果他把我當什麼。

(停頓)

我是為了你耶。

(停頓)

那陣子，我的同事幾乎都得癌症，後來電視說是因為工廠裡有污染，大家很生氣，要是我也氣死了，他們跑去組什麼自救會，我是很幸運，在工廠裡待得不久，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人家說我說不一定以後身體也會有什麼問題，阿芬那時候叫我去自救會幫忙，我那時候跟她說，幹你娘不要詛咒我。後來一個人比較冷靜，想一想，還不如病一病。病一病就沒有後來這些問題。

(停頓)

幹癢死我了，到底在哪裡？

婦人找蚊子。

婦人：我都沒有去參加自救會。

阿芬那些人後來說我有問題。每個人都說我有問題。你兒子也說我有問題。我就是有問題啊，我的老公四十歲就死了啊，我怎麼會沒有問題。

(停頓)

每個月初一十五去你的塔位看你。

本來的菸抽完了，婦人站起來，把煙燙在緊急求救鈴上面，粗暴地按了好幾下。

婦人：幹你娘，爛東西。

婦人坐回本來的地方，又點了一根菸。

婦人：到底要在這個鬼地方待多久。

長沈默。

婦人：有一次夢到你跟我說，可以去阿芬她們聊天，我老實跟你講，不可能了啦。我那時候沒有去自救會，他們覺得我怪得要死，排擠我，跟你兒子一個樣。而且現在他們那群女人，病的病，死的死，也沒有幾個正常的，你覺得我跟他們見面要聊什麼天？聊癌症？哇，妳有癌症耶，我老公也有癌症，好巧喔！這樣子嗎！這樣子聊嗎！

（停頓）

神經病。

（停頓）

還在自救會那幾個身體比較健康的，一定也討厭我。

我跟你說這些不是要你同情我。我是要告訴你這都是你的錯。

（停頓）

你自己想辦法。

（停頓）

這是你欠我的。

長長的沈默。

婦人看監視錄影器，又做了二十下開合跳。

婦人休息。

蚊子的嗡嗡聲。

婦人：幹你娘賣造！

婦人又追打了一陣蚊子。

婦人：癢死了！欸，很大包欸！是怎樣，夭死鬼（台語）喔？幹。

婦人用力抓癢。

長長的沈默。

婦人坐在地上，突然開始唱秀蘭瑪雅的〈天頂星〉，沒有動作，沒有背景音樂。她的歌聲普通。



婦人：

無聊風一直吹一直吹入 阮的心  
放袂開 心愛的你  
無奈雨一直鑽一直鑽入 阮的心  
為何你 就來離開  
親像針一直威一直威入 阮的心  
流的淚 伴阮傷悲  
只有酒一直飲一直飲茫 阮的心  
不想你 麥攞想你

婦人看看四周。

婦人抓癢。

她繼續大聲唱歌，故意用聲音要蓋過空無一物的寧靜似的。這次是秀蘭瑪雅的〈唱乎甲己來聽〉，幾乎是以一種過於直白、激動、大聲，毫無詮釋可言的方式唱著。

婦人：

誰講作一個幸福的人 一定就要有人陪伴  
你看人生的路彼呢闊  
是按怎欲惦情海拖磨

嚙管天氣潑雨也落雪 攞是阮美麗的心晟  
你看這個世界彼呢大  
嚙通將悲傷放在心肝

**青春是一首快樂的歌**  
**阮欲唱乎甲己來聽**  
**嚙驚未來坎坷路歹行 只驚人生是一張白紙**

人生是一首感動的歌

停頓。

婦人：幹你娘，感動三小。（停頓）癢死了。

婦人抓癢。

沈默。

婦人：

**青春是一首快樂的歌**  
**阮欲唱乎甲己來聽**  
**嚙驚未來坎坷路歹行 只驚人生是一張白紙**

燈光閃爍了兩下。

婦人的歌聲停止。

婦人：什麼東西？

沈默。

婦人：

青春是一首快樂的歌  
阮欲唱乎甲己來聽  
嗚驚未來坎坷路歹行 只驚人生是一張白紙

燈光又閃了兩下。  
一片黑暗。

婦人：是怎樣啦，靠杯喔。

婦人拿出手機，按開來又滑了幾下，手機亮光照在她臉上。

婦人：是停電是不是啦？（大喊）喂——喂——

她打開手電筒，找到菸盒。

婦人：幹，沒了。菸，我的菸，我的菸……

婦人繼續翻找，背包裡掉出她剛剛在走廊上撿的兩百元，她任它們隨意散落在地。

婦人慌張。

沈默。

半晌。

婦人安靜下來。

婦人：是你嗎？

半晌。

婦人：你來看我？

半晌。

婦人：你有話要說喔？

半晌。

婦人：有話要說就講啊。

電梯燈閃了一下。

婦人：什麼？

沈默。

婦人：幹你娘，到底是要說還是不要說？

一片黑暗。

婦人：神經病。不要理你。

沈默。

她又拿起手機，手機螢幕照映在她臉上。

她打了一通電話，沒有訊號。

她滑起手機。

婦人：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停頓)

好。

(停頓)

有種就不要聯絡我。

有種就永遠都不要聯絡我。

婦人按掉手機。

一片黑暗。

隔壁電梯又開始運作。